

勤

餘

文

牘

勤餘文牘卷之二

山陰 陳錦 書卿

賀陳子莊大令其元權南匯縣書 丁卯六月

初蒞東山寂無聞見適有友自海上來得問詢江南事
可驚喜者半可錯愕者亦半然快慰未有如閣下者其
抱願也似不奢其進取也似不急其肆應也似不才
見而才斯存其持守也似不以志鳴而志自定何令人
傾倒一至於此將毋有鑒於憤憤者流而以讓爲爭以
予爲取者與抑果無所謂爭與取者與雖然亦旣爭且
取矣憶某自少年十五六時卽競慕世之所謂坦直者
取人試卷閱之輒謂未必獲雋旣雋則旋抹而改之同

人有過輒面斥之以爲有古長者風非不卓犖自喜作詩往往愴歎世事無端而涕泣沾襟以爲是有心世道者動則引范文正作秀才以天下爲己任語以自解一日讀黃陶菴時藝有曰一命之士憂深厝積反蒙踰分之嫌不覺拍案沈吟想見其爲人一時儕輩亦未有能可否之者惟先大夫竊慮以爲文章論議一瀉無餘非載道器卽非載福器某亦良病之而思改也每自貶損覺此日便非真我輒又忍而存之性質隨血氣俱長益不可遏而更激之以世變厄之以數奇此中年百態之所爲作也一入仕途聞譽則喜病根未剗貽誤至今李肅毅閣達沈雄大氣磅礴乃其評騭人才忽引閣下與

某同一科心竊異之要之許人以其本已淺不若明
文忠所云何謂人才腳踏實地者是爲至言也雖其中
得失分疏密不分是非卒亦無趨於爲惡理閣下固隆
隆某豈遂怏怏與今夫腳襍手板簡練揣摩冀得一缺
以爲歸者吾不知其幾千萬矣迫得所歸而爲官甫從
今日始志願轉若從今日畢如舉子通籍後從此無文
字抑又何也孟子有言仕非爲貧而有時乎爲貧爲抱
關擊柝者言耳乃至斷章取義爛熟人口若眞爲貧者
然夫豈無爲仕而貧者耶去歲某頌錢愼菴詩有曰薄
宦長貧大是才則不貧者亦可以愧矣今且以南匯肥
缺爲閣下賀必更爲閣下所不樂聞且不忍聞也某敢

置一詞但以閣下得官爲賀賀不在南匯特以其餘力
及於友朋亦遂志之一端自較勝於非南匯者此則未
始非可賀也或謂某以此書諷閣下而不知正以諷賀
閣下者之失辭卒無能自隱其少時坦直之過而忽爲
知己蹈之閣下毋乃益重吾過歟謹啟

再與陳子莊書 丁卯八月

行踪靡定良訊故稀三上書始一見教盥讀數四乃知
趙清獻復生今日矣吾輩窮途需次幾以得缺爲宴息
之鄉玩愒病民一念已足瘠缺則但計脫身肥缺則陰
圖退享形諸筆舌明徵其詞恬不爲怪官廳事未聞有
言治事者有則羣迂之或訾爲沽名仕習至斯復抑鬱
其誰語讀閣下書令人興言古處爲吾道光謂非從戒
謹恐懼中流出乎若對神自誓其後焉者也至上官強
所屬以誓神必欲聞其誓詞又陰疑其詞之或假而密
使人覘之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其自命乃各居何
等耶閣下以廉名得富缺千里外有涎口道之者思修

賀良久而苦於賀與人殊惟恐以一生喫著語見屏大
賢遂至詞成唐突封完旬日卒未發遲讀閣下書乃知
初念之料閣下者中而轉念之測閣下者淺也抑又聞
之官肥缺者輒謂不過爾爾甚則設窘詞以諱之某向
樂人富爲我助而又不樂稱人富以翹之而毀之也聞
窘詞必唯阿之並爲告人故徵其信不知良賈善藏此
其但心乎缺者也讀閣下書乃自稱斯缺爲巨擘賈之
不良官斯良矣且其意固不在缺卽在缺而亦爲濟人
利物資之有所自出而不屑爲善藏者之所爲也不然
以丹徒丹陽夫何異不佞放恣橫議何干鄒聖筆誅而
於知己尤技癢知己亦復痛詆我則喜不自勝海內如

是交不數人義不遺大君子此來書所謂質言之也倘有善政如老生入場得佳文須隨時示我此閒軍事兩失於攔顧攔以濟勦之窮也勦稍晚耳越吾攔而知勦益窮柰何不攔言勦賊計向以千騎日馳二百里禦兵於前步賊緩隨之又遺千騎二百里外禦追者追見騎少住則步遠去矣後騎驟行二百里則追勿及若橫擣中堅被前後夾躡仍顧騎失步故惟攔乃可勦南中傳聞曰防曰守宜令人非議也來書精騎一萬邸帥初有其半後亦漸不良不知騎何由精禮曰射之於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其精騎之謂與山左薇垣非不厚我特恤然內顧報恐難終有能爲我一年將母計當抱木待之

不然吾其南矣軍中偷夏頗弄柔翰自題一偶曰廉泉
自聽涓涓語獨繭長抽軋軋音豈得已哉謹再啟不宣

上通商大臣與洋商換約書

丁卯四月

夫洋商之不遠萬里越重險挾厚資而來庭也始終一利徒耳而局因時變則情以勢殊禁煙構怨者一時通商納稅者一時調停附賊者一時北犯肆惡要盟假館者一時會防助勦獻械受職者一時裁弁遣勇教練製造者一時彼亦技窮力薄外強中乾矣適當我海境肅清期滿換約以其時考之不幸之幸也設當年賊徧東南可左可右其誅求當更何如耶夫利之所窮名心始起名名者彼之變計而我之本圖也善馭人者必靳其所爭而絕其所假彼方假名以爭權乎權足制人所爭必

不以名止若以虛名爲不惜而稍縱之則實利必與之俱逝後將有不可止者矣且換約有難於前約者五深入久交周知利鈍擇而取之一難厚資巨室漸圖久長兼與民事二難前受創亦怯今屢勝益驕三難前居客地而仰求天使今通親貴而挾令疆臣四難小忿或亂大謀一激便驚四微少趨避法多顧慮心五難有易於前約者亦五輕入重地彼知顧忌一易中朝名將久振軍聲二易機器洋械已出中土無可居奇三易舉動人力多借華民自懷疑慮四易稍知禮法號稱愛民有可激勸非復悍背五易以五易衡五難事非不可爲也雖然圖之宜早矣民與兵彼所憚也官與吏彼所玩也計

惟有後其所玩而先以所憚示之論者輒謂亟起痼疾
先培本原似矣顧明日且疢作而猶進葳苓能猝驅外
邪乎若密請 朝廷明降 諭旨謂民爲邦本中外繫
之此約無他便民者聽 詔疆臣飭親民下吏集眾議
以上酌裁之民弗從者更之樞垣委之星使星使委之
疆圻疆圻委之守土守土仍質之眾情如是再三令預
集公正紳耆授以意或允或否相時而行先是則佯爲
寇至者集重兵百里外檄威望眾著者將之又借弭盜
名增各鄉團練以示其適有備期過悉汰顧安得此親
民吏耶又嘗計之海口者此事之根本也滬口又各口
之根本也天下多有用才而才之所用在彼不在此者

志氣判之也惟擇廉幹有器識者爲丞若令嚴懲吏胥
索擾痛禁習尙浮囂置數人法以示警急與紳耆講正
學求民隱數月而訟庭如水肅然改觀遇事若惟民是
聽者然與之約曰弗犯吾民而後可爲也則泄沓者必
黜也敷衍羈縻但求無事而不顧政體者弗任也得廉
正洞機宜能動人者三數輩力持此局猶可及也譬之
堪輿遠溯地脈而不審穴土者拙工也滬口其猶穴乎
滬口有民而各口之民氣一振勿操之上操之下不格
以法格以情理固宜然廣潮其前事矣所謂本原未始
不於是乎在抑又聞之其人曰外洋各國相交亦著爲
令成一書其與中國約者多令所否也向特以愚當事

耳其時李太國罷助勦議告歸欠輪船變價銀二十餘萬兩其人曰太國不來矣償許復來未償而來令當倍罰錦密使人繹其書可探者九十餘事此果其一也以甲子二月呈上備查公事不私未有副本倘蒙檢出未識果有可用否蓋卽以令之所否折其約之所求彼必無辭亦一助也側聞大憲集思廣益俯諮羣寮循分不敢越俎顧芻蕘所見萬一有補高深輒復不忍隱默干冒上陳但期訓正勿令宣示免致取咎於多言毋任惶悚謹上

與同年王臥山司馬

官亮書 丁卯十月

高適五十始爲詩猶爲哥舒掌記士固有伸於不知己而屈於知己者僕在江南爲司會一冊之訛歷天風海雲走黃河泰山嘗烽塵矢石於齊魯陳宋之郊三年矣較之南僚宴處者流直抵得夜郎一戍然而不慍者醉飽而死甯飢渴而生也天生我才安得深自晦沒於彼於此終不肖無所用心以僕之抑塞磊落不得已而發爲文詞謂非動於其天乎不然何長夜一燈不自知其老且病乎膠萊再不振賊竄安東 廷旨申明運防以課軍力將帥見功自此不易如僕者九牛一毛然而益困昨得家書奇窘萬狀思有以賙之奈何復鬱鬱久居

此閣下亦少不自安尙意氣此次重上强臺視十年前
人情世態何如耶反而求之所學何人所志何事所百
變而不易至老而益堅者何心尙得爲我約略道之耶
奉詢起居不憊

致錢笠湖大令

柏書

戊辰二月二十六日

風雨連宵侵晨蚤起卻憶當年今日墮地呱呱忽不自
知計日得一千七百二十甲十分甲之二四十七年連閏每年作三百六十六日計之得此甲數甲者十日也丈夫五十無聞上之不能閉門著
述成不朽之業次之不能効命疆場盡匪躬之義下之
不能膺百里之任與民共甘苦種德人間祇應退處蓬
廬躬耕養母而幼不學農攜硯田走千里爲世人掌記
行自傷矣讀手書乃聞渡河遇賊矛及於肩壯哉若得
匕入寸餘豈不更稱盛事然馬上書生正須懸臂書露
布粹亦未可重搦無恙爲是孟明視敗績殽陵秦穆仍
用以伐晉因之復霸君子謂穆公與人壹孟明事人忠

抑又聞之王良者賤工也爲之詭遇一日而良鄙人於
鳥爲驚弓於馬爲躑駕重司轉餽鑒在前車但使範我
馳驅亦復何勞易轍若因此窘步以噎廢食是爲非夫
或稍改其毅然任事之常俾銷耗精華磨澤面目以求
苟合於世吾則老矣夫復何爲張秋者張湫也爲留侯
采地因之得名在漢時河患已亟故號爲湫近以運河
未通十里沙淤人馬失足入地丈餘昨一馬陷沒十餘
人坎地方丈出之殆矣哉現事畚揭挑河厥工已半陸
運艱辛言不可盡貴部勁軍留守用違其材得毋悶甚
何日一飛鳴耶伏惟珍重

答葛子材茂才

士達書 戊辰五月

春水時至大河前橫夜課軍需案如山積忽從郵筒百
葉中展得蠻牋尺一以爲必厚祿故人書也目數行下
乃知爲天風海雲屬韃老友船脣馬背舊夢重溫豈方
伯連帥求之而至耶抑髀肉復生雄心未已而意知己
之猶昔耶良足壯矣軍事今綦難鼎軍故人雲散欲盡
近正駐吳橋塹土爲防追蹤不易卽一及之殆不勝勞
閒眺酒樓容少安毋躁鄙人去年今日正至尉氏與閣
下交左略試執鞭羣知其憊以故爲帥幕所羅老矣無
能又不任重負大軍北度乃置路隅于役張湫亦大府
憐其才而器使焉轉輸固舊貫惜時地俱非耳局中非

英雄用武地況襄事已十餘輩不甯惟是事非專政將
謀之衆人深以不得埽門投轄爲悵年來作詩頗增數
卷時復中輟有句云百年多故衰先覺三月無詩興可
知不自知意之何以索也手此奉報

答恭壽主人書

錢芝門觀察恩榮
時在德州帥幕

戊辰六月

局宇邃窄陰寒中人坦懷當之良久疾作閣下乃思所以療之將伐毛洗髓柰老朽不勝其戕何向者僕曾爲大賈矣日奔走五都塵市間而委句稽權算於其夥迫債事而夥曰不聞意嘗懲之乃改弦焉節目必詳條植必理司筦庫句簡籍無鍼縷紊漏若健婦然蓋藏縫紉視爲分內篝燈夜績十指爲龜顧尙有主張是者必請命焉不以專取怨則以徇分尤一旦有小利害則有反問之者曰爾安在或從而原之曰是固不屑屑於是也因卽有訶其諉者遂并其居止之深應接之寡而悉與詆諆而不知其有必不可同者而後介然甘獨也豈無

過其門者又率皆無內心寡識量者流徒見夫塗飾奔
競者之善應物而言勞也且曰掣若肘又烏知夫由由
而春洩洩而漸者之爲食也一不備且饑唧唧而織密
密而縫者之爲衣也一不備且寒卒之鵲以巧喜鳩以
拙嘯固然無足怪雖然吾有說焉天下之事皆吾事也
爲其僚爲之與爲其上爲之甚至爲其君爲之但使存
爲人而爲之心卽無一爲甘爲之事卒亦無有爲之而
人不知之者吾惟不求知焉卽其人不知之而吾之爲
之者如故至於毀譽得失成敗升沈昔所斷斷者近以
堅於自信漸不介懷嘗欲併其見好於人之心而去之
而惟恐其不盡彼泛悠者之退而議其後也高明所乍

聞之而憤者鄙人所早意之而忘者也幸而退焉當置
酒作別否則亦無庸艷然以去將假吾僚以伸其說乎
又未有利吾說之伸者甯再蹈外人好辨之譏耶抑又
聞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戢其牆屋去之如始至去
當有時牆屋固自在也閣下得毋憐其愚而教之乎敢
謝故人謹狀

寄答夏子松鍾菴山南太史問治河書已丑五月

竊惟兩閒水利之大莫如運河兩閒水患之大莫如黃河黃河在宋代以前本係北流今之鹽山霑化利津各海口卽古九河馬頰鉤盤徒駭故道不得謂地缺東南而必以南流爲正也自元迄明河始由淮入海隄捍疏濬便費鉅貲我朝二百餘年南河歲工以百萬計勤

列聖之廟謨竭名臣之碩畫尙且屢修屢決防不勝防咸豐初東河銅瓦廂決口全股北注其時直隸之東明長垣開州山東之荷澤濮范壽張東阿本爲沙河趙王河經之地黃潤因之就下東北行三百餘里以入於大清河雖亦汎溢平地究有自然水道以爲之容

納也卽其所冲運河隄岸不過在壽張縣張秋鎮南一
二十里張秋爲汶水入運正流口門一時以黃代汶尙
能北達臨清是以同治四五等年江北試運漕米糧艘
徑抵津通上年淮軍轉運軍需派員開挖礮船亦經北
駛中間伏秋雨汎民船繞行漫水每年數月商旅可通
此運渠一縷之延所以防海運之窮而慰畿甸南糧之
望者錦聞黃河改道多由下游淤墊溜力不洪海口納
潮之時內外水勢適均其沙卽已壅塞漸壅而上則一
路停淤因之橫決卽今南河廢後視曹單一帶乾河居
然平地是其明證乃屈指改道又十餘年大清河素著
寬深已形淤墊沙趙兩河直已淤平近年汎濫之患漸

及運河東西各州縣歲有變遷且其大溜由鄆城溢出
撇向東南所冲運隄不下四五十里南冲則北淤向所
恃以納黃北駛之口今淤墊已將斷流是臨清以南運
渠二百里真不可爲而水患又不知何往也以大清河
而論黃河一路淤墊出海處水力不能敵潮口門先淤
其利津海口淤成蘆州艱於納潮是下游多一阻隔中
流卽多一漫延上游必多一冲決三者勢實相因上年
滎澤之決亦其見端以錦之愚竊謂黃河天險動定有
時而人定或可勝天人事究不可不盡溯自南河數百
年閒歷任河漕大府所以疏治下游者無不以海口爲

急

聖祖仁皇帝三勤

鑿輅

躬御小舟

親臨巡視治法治器載入河防志及河工器具圖說者成書可考今之東明長垣猶向之蘭儀考城也今之濮范張秋猶向之徐州邳宿也今之蒲臺利津猶向之清口安東也何以昔治獨勞今治獨逸恐水患已潛伏於海口而散及於中流倘不及時修治後將費巨資而無及矣爲今之計必須先治利津海口上至齊河以疏中流之勢再治沙趙兩河上至開滑以疏上游之勢向來治河曰疏曰濬曰塞今塞無所用專用疏濬較之淮河隄埝千里其工費不過什之一二應奏明請旨飭下直隸東河山東各督撫查勘淺淤河身不分畛域水至則治以疏爬水退則繼以挑濬僱募民夫以工代賑

窮民得食不致爲匪並飭駐紮直東兩省防軍照去歲浚濠防運之法分段認挖派勇助夫以節經費務令黃水歸槽以殺其旁溢之勢則海口水力漸能送沙所謂以水治水卽其冲運隄段自然漸收漸小爲他日挑復運河地步但圖治黃而運在其中各省地方比照上年軍務經費多所裁撤抽作河務要需應可籌撥如果有裨閭閻同一救民水火卽將出力員弁加之優獎不下戰功皆出自 聖朝鼓勵人才痼瘼民物之至意當此軍務削平之後整頓近畿興利除害事未有意於此者再查南河海口雖隸江南其工程向歸河院辦理今之黃河直境什一東境什九若歸地方辦工則東省未免

偏重若歸東河辦理或以兼涉運道責成漕院均屬地段遼遠勢難兼顧且河工積習相沿籌款估工部議先有難色現當帑項支絀此等工費不能不籌及江楚况有漕省分本當協濟運河應請咨商江楚各督撫通籌全局以軍需裁節之費撥入河工濟用至承辦人員但能廉幹勤明毋論河工地方奏派專司以收實效非尋常海塘河渠限於轄境者可比此又於成例之外力求通變之方未可拘泥成法也並附陳之

上太保李中堂請治黃運兩河書 己巳七月

竊念漕河爲南北命脈自同治四五年試運南漕以至去年轉運軍需一綫之延轉機已露乘機興復正在此時是以去秋有製造混江龍之請自願前往山東察度河勢以冀相時而動此前稟所謂質雖魯鈍志益專誠也仰荷太保中堂鑒拔之殷不沒其千慮之得德州舟次以此諄諄錦因與樞諫諸巨公反覆陳詞面呈圖說一二同志救時念切頗亦謂然而當事乃謂河利南徙不如聽其自然以待大溜之南滾不知黃河南北皆稱故道總不離乎就下之性查南流故道惟蘭考曹單徐淮舊壑能攔之入海而高淤已不可數計此外開封以

西就賈魯渦淮自然之水以入于洪澤蒗鄆以東就嘉
鉅魚臺低窪之地以入于南陽皆屬以湖爲壑病在無
海可通歷朝河患變遷凡入此道者均以水無去路百
治無功卽今照此南移禍已不測倘聽其南去則大患
方來節節淤渟未有不時時橫決決在上游則治當在
下游二十年前清淮海口之工歲計百萬是其明證此
時大清河利津海口淤成蘆洲方數十里勢若吞珠哽
噎喉舌黃流與潮汐相搏未能暢行十年以來莫之過
問其淤之由漸而上也可知海口淤則受其患者必大
清河也大清河淤則受其患者必運之西境也運西淤
則受其患者必豫之東境也治運先黃治黃先海必然

之勢海口治則溜疾而旁溢者少使其穿運有常所卽
可修其隄捍而攔黃灌運矣黃能灌運黃亦能淤運而
淤運有常所卽可多其器具而乘水導沙矣總之疏導
下游以水治水此治黃之要也以黃濟運隨淤隨疏此
治運之要也鑒於前車吾知其必有水患憚於先事吾
知其必費鉅貲此錦之所以再三陳請而不辭其難者
也本年紅川口河決數十丈口南爲鄆城新漫也口北爲濮州正流也大溜
南撤向之安山湖今已受大溜正冲其北曰沙河向亦
有溜今淤其上游僅自趙王河分流什一入其下游張
秋口門僅賴有是今卽派勇集夫引黃入運直達臨清
而微溜僅勝小舟弱汎易滋大淤沿河守令無敢過而

問之者以錦之愚且謂天下不患無有用才而人之知
與不知用與不用卽用其才而才之盡與不盡用之終
與不終是必有天焉以限之而或非其才之罪以我太
保中堂之體國公忠知人善任凡有興作其樂爲奔走
以其底於成者豈惟錦一人乃或格於分位而知之不
言或歧於意見而言之不用河段半居東境故東人利
河之南行莫獻一言正深憂懣適見邸鈔徐侍御景軾
有請治運河酌留海運之奏或太保中堂亦將有借箸
之籌不得不以滾溜南移及利津海口大淤情形預陳
鈞聽藉以備交章獻議之採亦以見愚忱操說之堅抑
又有請者河務大工本非地方水利可比援照南河故

事似不須專責東圻專責一人勢必難周全局惟太保秉國鈞衡遠猶辰告事無畛域凡力所能及卽義不容辭所敢徑陳厥惟是故若謂有懷莫白而越竟陳書自爲毛遂以自表見于時則甚非錦作稟之初心矣權衡有在伏乞鑒裁

再上李中堂書

庚午閏十月

憶自黃河大溜南滾運道不通備細情形已陳前稟本年南糧久滯河干起剝陸運皆因黃溜南徙不入口門然安山戴廟猶均在分水口以北究竟尙由大清河入海也秋汛後紅川口舊決之流愈滾愈南與趙王河支流之南下者趙王河卽古灤河支流則濟河也合而爲一遂至鉅野嘉祥金鄉魚臺處處漫溢以入於牛頭河牛頭河者東流入湖之水也其地勢已在分水口中高脊背之南不歸大清河入海而直注濟甯南境諸湖凡黃水挾沙之流入河俱駛入湖俱停大清河雖能納黃其水力已不如清淮之迅若納於微蜀南陽諸湖則旋入旋停併運河

淤成一片一年以後水櫃填塞將無所容且連湖二百里向收東來數百泉之水因時蓄放以灌運河近因淺阻泛濫時形繼以黃流則淤墊更不可問又其地勢中窪旣不能越分水口而北入大清亦不能經閘河而南通淮水是此水兩無去路宋明會亦患此百治無功萬一掣動全河則北流勢殺其淤更速南流地曠其患方長先是東省軍事方殷置下游海口於不治尾閘病淤者幾十年陵谷變遷莫之過問上年紅川之決疏請留支正項堵築缺口適當大溜盡付波臣良以未濬正流爲患也錦竊謂黃河南北皆係故道祇宜因勢利導以水治水南河數百年來

列聖之

廟謨名臣之

碩畫悉注重清淮海口不惜日費斗金今之東明長垣
猶昔之蘭儀考城也今之濮范張秋猶昔之徐州邳宿
也今之蒲臺利津猶昔之清口安東也何以昔泊獨勞
今治獨逸東省軍需告竣民力漸紓正可興舉大工一
清水患非復乘流堵禦之所能爲功現經丁中丞派員
前赴決口相度地形水勢商辦堵築事宜果能通籌全
局力疏尾閭則堵築什三疏導什七漕河各憲似須合
力從事有如錦前稟所云不能專責東圻若仍專事堵
築則紅川舊轍豈容再蹈昨奉函諭下問殷殷敢將近
日黃溜南漫及現尙勘辦未定情形預陳鈞聽並上年
稟稿再錄一過奉呈以備查考恭候鈞裁臨稟無任急

切待命之至

與黃漱蘭先生論學書 乙亥

賜讀二劉先生薛常州遜學主人各集仰見浙東理學千載源流琴西先生巋然嗣響自茲以後屬在明公矣不佞幼困舉子業摯搜經義十年無成反約自求潛心力學漸覺心神內照自見肺腑當其靜觀有得時五官百骸漸知受範理欲之界辨析尤嚴惟日月之至難與久持嗜慾之攻時從中出又恐未能洞徹體用轉遁虛無而世變又從而撼之始欲求爲有用之學感於時事泛涉經濟自同治初年亂離遷播身入仕途方謂忠上愛民盡心敬事亦足以達其志量實其功名而勞於奔走則心氣麤浮深於習染則性天汨沒率真以往與世

異趨落落五六年間從不冒爲時俗苟且干求寸進之事而梗直沽名恃才賈禍卒之因事去官惟時大寐重惺嗒焉如悟因託於吟詠痛自鍼砭竊謂詩以言志發於性情根於學問未始不可抒其胸臆留之異日亦堪自驗其造詣之淺深馬背船唇伊吾不輟寒燈夜坐愴歎爲勞蓋生平蘊蓄悉寓於是矣閒亦錄其自勵勵人語別爲一編多就其性情之近矯乎氣質之偏逾時閱之殊非粹語恐不可存旣又述生平聞見爲文數卷以道其所歷未竟厥業者病侵之猝未得一二知己相質證誠懼獨學無徒益長其自是之見而阻於進脩否則限於一偏疑憤時嫉俗之所爲而亦不見是於君子行

坐老巖官與世浮沈而後已常戚戚焉邇來骨肉之痛
身世之憂日甚一日反求所學百慮環攻求一日不動
其心氣而不可得其功候淺薄已可概見開編讀古益
覺懷慙先哲矣茲檢呈舊作詩文若干卷其幼作本不
足觀以卷首各序頗述端委敢併呈之祈賜弁言以當
箴佩另編敝法雖不合於古但以洩夷法之祕而自成
一書此意率難爲淺者道一併附呈尙希教正不盡所
云

與汪曉堂論詩經音註叶讀書

有韻之文曷始乎喜起明良星雲糾縵天籟諧聲尙矣
文言之叶殃慶洪範之叶偏平童謠之叶侯孺振旅卦
絲之叶姑家姜京韻之在文亦視其方音之所近而已
詩三百篇宜是音韻鼻祖而當時並不知有韻篆文韻
者均也偏旁造字義取勻員皆其後起者矣自六朝分
裂四聲審音比類有唐因之若律令然迨還證雅頌風
詩極之楚騷詞賦於韻仍多不諧莫知其故遂乃強分
牽合以音例音名曰叶讀原夫作者初心何難別綴一
字而必待後人之強叶與此則五方散處言語不同各
操土音本皆入律後世循章摘句不能盡曉方音耳以

今考之而爲之有宜音奇其之有持音基稽之有支音
歌和多之有孤胡都音以及大之分入泰箇寅之分入
支眞掄之分入眞元甄之分入眞先涯之分入支麻佳
一字數音並無異義後因六經圈讀如兒本有倪音而
圈入齊韻繇本有遙音而圈入蕭韻行本有杭音而圈
入陽韻乃劈分兩義矣至無關字義而暫變其音則謂
之叶讀惟詩註爲尤多如觥叶古黃上叶辰羊降叶呼
公天叶鐵因來叶陵之敦叶都回渝叶以周嘏叶公戸
嘏音假今多作古音誤實因此皆註叶某音叶某反以別之故委蛇之
蛇叶唐何而下章仍讀移音騶虞之虞叶五紅而上章
轉叶牙音以示不消本字朱註本極分明也其中漏註

叶音者如楚茨入奏奏音族四月何害害音曷生民豐
草草音苟七月宵行行反戶郎幾令人誤讀叶音爲本
字矣漏叶只此四字實則行之讀杭朱子本止叶讀如遵彼微
行攜手同行寘彼周行示我周行行彼周行未始不曰
叶戶郎反何獨以周行分入陽韻乎夫周行大道也宜
卽五祀門行之義當仍景行行止之音卽以其有行伍
義而誤入乎行伍行列行輩實亦取義於行路也或且
引春日載陽有鳴倉庚之詩謂庚陽古本通用不知庚
更耕秔方言亦反古羊可見一字二音實皆自方言起
不煩牽合亦不待強分也齊魯之間手足之足亦謂之
詛沮去聲猶襍之謂早束之謂細六之爲溜耳朱子獨於

足恭之足讀如詛若專爲過義設者并唐韻亦有此義
向非出自方言足亦安得有二音耶要之詩經音註遺
議獨多其當補正者漏註叶音其一也又有漏註本音
者大雅崧高詩往近王舅近者辭也本當作迓說文云
古之道人以木鐸記詩言從辵丁音記玉篇云今釋文
唐石經皆作近不可改正朱註已載辭義而未註記音
按詩韻近音記辭邶風日月詩日居月諸居作助語解
也入寘韻亦誤者音基入支韻朱註不載語助義亦未註基音當補正
者此其二也以此而類推之禮玉藻立容置言安而置
之也後人錯簡增四爲𠄎而以居直下訛置作惠而又
改惠爲德應氏遂謂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容集說反

以此爲近之韻府因之謂德有置義旣載置音並入寘
韻易困卦其人髡且劓髡脫上半疑隸之矣而卽改矣
爲天字典因之謂天有髡義不入髡韻已載髡音莊子
不龜手之藥註謂凍不皸瘃也龜足皮皸凍者似之釋
文集韻因之謂龜有皸義不入皸韻已載皸音果爾則
經文傳寫之訛與子集寓言之借皆得爲本字增一音
義是親民之親讀新音卽有新義鵠立之鵠有直義卽
讀直音如魯論瓜祭之瓜能謂其有必義乎近世如俞
蔭甫太史所著羣經平議吳曉亭大令所著詩小學於
詩經音韻求之獨詳不免仍拘於歌麻虞尤等韻通轉
之法而不原其故於方言仍未能力闢乎音註之習也

承詢詩註叶讀因舉鄙意所未安者而類述焉惟高明
實教正之

與汪曉堂校正東征詩註書

周書雖不無貂續而金縢詞義近古尙不至於失實其
曰我之弗辟言避位也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言居東二年始知流言之起於管叔得如廉得其情之
得非獲而誅之也斯得者幸之之詞言避位居東斯能
得之也其曰於後則鴟鴞詩尙在得罪人之後而僅曰
王亦未敢誚公誚者讓也以見王之未釋於心也及感
風雷啟金縢而始釋然迎之於是有誅叔之命東征之
師若如孔傳居東卽東征是未作鴟鴞先誅管蔡以推
戈羣季之舉而行於君心未釋之時公必無此專擅且
東征者君命耶抑公自爲之耶是以朱子舍孔從鄭已

見於答蔡氏書惜幽風詩註定於舍鄭從孔之時未及
改正耳其鴟鴞詩註曰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
監於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
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東
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
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東山詩註則曰成王旣得鴟
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
已三年矣旣歸乃作此詩以勞歸士則可議者多矣二
叔流言在先武庚之叛在後一也罪人斯得指管叔不
指武庚二也旣以居東爲東征曰二年又曰三年三也
以是知其舍鄭從孔時作及與蔡氏言從鄭而未及改

者也今以詩詞考之鴟鴞詩詳言取子毀室風雨漂搖而祇以予音嘒嘒而止則但辨流言之非並無一語及誅叔意其爲避位未誅時語可知至東山及破斧詩則已有行枚斨斧之語確是出師征伐若伐柯之遵豆九戩之衮衣狼跋之赤舄則必係居東時優游避位東人喜得見之之作況又有毋以公歸之語以留之公孫碩膚之語以贊之其爲遜位閒居而非率師征伐決然無疑且居東之東人周民信公愛公者也征東之東人商民疑公畏公者也其人其時其地較然不同何至合爲一塗不審其詞意哉 御纂書傳孔鄭兩說竝存詩註亦仍從孔之失而未改恐致始終歧誤應援朱子答蔡

書更正之令肄業者家喻而戶曉蓋詩傳可疑者甚多
而此則朱子欲改而未遑者當代爲發明也擬將鴟鴞
註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二句改爲而二叔流
言於國將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二句
改爲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如此則下文成王猶
未知數語自爾融貫其東山註將始悟而迎周公句下
改爲於是周公東征三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下文
旣歸乃作此詩數語亦自融貫卽讀者亦不爲所誤矣
至二年三年明係約略之詞居東而罪人斯得言其速
也謂甫及二年而已得也東征而滔滔不歸言其久也
謂幾及三年而始歸也觀本詩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可

見如必空台洛誥惟七年之文而旬稽日月抑何泥哉
執事方讀崔東壁考信錄而有疑焉顧所疑實不止此
敢妄述臆說以進

與何吟秋孝廉論文書 乙亥

閩汴榜知足下掇巍科快慰快慰足下賦質穎異學有淵源每不屑屑於今之所謂時藝者濟南自崔芋堂與三院課政乃亦崇尚古雅推拔雋才靡然從風文體畧變一時試卷千計岸然獨出者非郭晉卿必足下也然試輒不售翻然曰士非科第究不能立功名願俯首爲今之所爲時藝者僕曰然哉斯言必其所爲文無以異於人置之羣文中莫能知爲子之文而後可會于役東海閱一二藝卽已散去自茲不見蓋三年矣昨讀闈中文何平易近人一至於此豈猶憶僕無以異人之言而爲之與雖然科目之興變而爲詞賦策論以至於經義

勤餘文牘卷之二

三

時文抑末矣顧朝廷取士必有所藉明知其筌蹶而勿能外者亦視其人之能斂才就範與否以覘其識度量之所至且安知不運其所爲古雅卓絕岸異權奇之氣於其中而平易出之仍無所爲矯同立異者不則文烏乎取士而不文又何以終覺其非士與今之取士者自處於卑則卑人自處於淺則淺人但知有平易而莫能知其所爲古雅卓絕岸異魁奇之故此其範幾不足就而吾才亦不勝斂矣然而其斂焉而就焉之功深淺純雜生熟之分依然在焉此則仍視其識度量之所至焉以足下之爲文而至此以視夫人之本止於此者其神味氣韻已自不同然必令本止乎此者夷視之而

以爲吾亦至乎此焉而其技始售亦危矣哉僕稟資魯
鈍悉以平易爲歸更數十年而猶未及於古其無術亦
何足爲人道而仍必以平易相勸勉者非第博科名之
謂竊有見於天下事之無往而不當平易與夫古人之
才之文之無不終歸於平易者惟其平易乃所以不平
乃所以不易也舊作時藝十六篇了不異人亦以其不
平易而平易焉故存之敢質高明

登州營次答族姪霞僊書

甲戌正月

承屬以勿過用心愛惜精力而并援世之所謂得志於時純任自然者以爲證旨哉是言與雖然吾有說焉天地至無心者也聽其自然安知不嶽峙而淵渟春華而秋實顧必鼓雷霆潤風雨極雲霓星日之變妙陰晴寒燠之宜若不勝其雕鏤剡剡反覆鼓盪之勞者非造物之不自惜也其磅礴鬱積之氣發於其不得已動於其不自知非此則涓閫壅閉而天地亦幾乎息焉人之於心也亦然以愚之好學深思少成若性如飢渴之於飲食者所乘愈熟所入愈深不假推求輒已洞胸穿脇儘有明知無益而隨其意之所之亦必往復凝想形於風

議見乎詞章得毋其磅礴鬱積之氣不能自己乎閣下亦任天而動者顧譬之四時焉春光明媚花木蔚然其與秋風怒號霜雪凜凜爲時不同則其爲天也亦各異造物忌巧吾甯處拙耳吾豈無欺人之才而必將以信吾豈乏罔人之智而必動以誠顧人以欺成而吾欺則敗人以罔得而吾罔則失計惟將之以信動之以誠而仍不免於敗且失焉則於吾庶無悔焉較之以欺敗以罔失而悔且無及者其相去爲何如焉今且老之將至餒氣乘之逆知其高自期許者已不可勉而至退而深自貶損以求似乎今之所謂進取者終覺其不相吻合必不得已而又自爲之說曰是當以退爲進以與爲取

焉夫退則退矣與則與矣必曰卽以爲進取焉是進取
之計愈狡而進取之迹愈彰吾非不爲吾亦殆不能也
閣下姑存吾說焉其可秋闈在邇爲語韻蘭勿於行文
時存得失心蓋得失所爭在平日不在臨事也應試有
然天下事何往不然謹達

上丁中丞請自造洋火不用火輪書

溯自咸豐庚申辛酉海疆勦賊始用洋鎗所需子藥購自洋弁值甚昂同治初合肥軍駐滬派員自購仍係若沙利洋行與稅司從中夥辦意在居奇迨戈登爲將自成一軍需用更多樂售者眾價值亦因之漸減惟念洋鎗洋藥相附而行藥盡則鎗成虛器若欲歸自製而火輪機器購價萬金擇地用人動勞巨費是猶需尺帛而樹十畝之桑待斗米而置中人之產無以徧及卽未能久持大抵西洋製造一物各一機器器在則所造之物可坐致而製器之勞不憚也丁卯二月某將至徐豫從合肥軍經滬上正馮道煖光劉道瑞芬翊立機器滬局

之初統帶會字營馮令寶圻與洋弁巴律蒯商稟關
權應道寶時另擬簡儉易行之器同一輪機而用牛馬
力代煤火相與試辦頗有成效出藥光潔堅亮悉如洋
製惟洋弁稱量硝磺配合炭屑分兩輕重秘不授人某
居局數日伺其隙密窺之盡得其法以歸造成攜至周
家口呈大帥轟驗果與洋藥無差遂於是年爲始准搭
用自造洋藥分給各營迄今滬上金陵火輪機器百物
具備湘淮各營全用自造之藥某說已無所用若他省
未設機器藉此試行似亦製造之一助也謹錄其目一
曰提硝取洋硝入淺缸視缸大小爲量清水淘透浸片
時撈入沸湯

木小半鍋

約煎一時辰溶化成水蘸滴板上冷

成白色乃入牛膏水少許於鍋渣卽上泛用笈器撈去
住火兜入空缸缸底先鑿有孔以塞塞之候水結成霜
再用清水灌浸一晝夜去塞瀝水以除鹹味用舌嘗之
愈淡愈佳
瀝乾出置箔上曬乾爲度鹹重者再入缸瀝一日提礬
敲成小塊入鍋加蓋煮三四時辰候礬汁出且沸且撈
渣腳去淨入淨缸候冷溶成一塊入木桶錘開出置箔
上曬乾爲度腳重者重煮重提一日揀炭藤炭爲上柳
炭次之擇整塊光亮者刷去白灰並去麤皮候杵一日
研末用木桶數具貫鐵軸度架上置柄於桶兩端令可
轉鑿桶一孔爲門閉之視以甌使弗洩入硝於內加鉛
丸等分拌搖之丸硝磨擊極碎絹篩篩過麤者再研成

屑爲度且取色青礬亦如之炭用鐵丸一曰合藥列木爲臼木碓銅頭每淨硝七十斤加淨礬十四斤半炭屑十六斤半攪勻灑水拌潮分十六臼杵之且杵且拌杵一時併爲八臼再一時併爲四臼杵勻成塊取出揉碎上篩篩用馬皮錐眼代絹麤細各一先用細篩出鎗藥再用麤篩出礮藥尤麤者爲轟藥再入圓桶原用銅內今用木撐橫木數十枝麤如手指將藥分別入桶搖之令轉法如前研末時不加鉛丸搖至勻圓堅緻而止曬乾爲度勿令受潮一曰作機器須澤臨水便轉運隙地遠民居器料也烟火也列屋兩三楹徧埋樁基橫亘鐵桿於地大一拱長二丈許坎其下立三鐵柱架之桿左右兩頭各貫一小輪齒

上下旋別爲大輪平置於右小輪上側齒左右旋

所載星字

皆南向並列稱右者東稱左者西與右小輪齒適相當上爲鐵罩罩上

盤盤旁出四木各六七尺繫牛轉之木轉則大輪撥右

小輪俱轉右小輪轉則捍持左小輪俱轉別設中輪於

左小輪上亦上下旋齒適兩相當乃貫斗大木楹於中

輪孔中以木架兩頭高去地五尺

南北相去約一輪

穿牆而左

出東楹身鑿八孔豎八牙長數寸中輪轉則牙隨楹身

俱轉楹旁設架架橫木二洞其中爲八孔以丈餘木確

立洞中確頭銜銅下剗木曰八安確白中確柄各有齒

橫出適當八牙牙挑確柄齒則確離地尺轉至牙與齒

脫而確下舂焉參差挑脫以次挨舂

凡水確舂米其楹牙捺確柄確利用

臥如踏確然此則楹去一齒則停一確此一楹八白式

也加第二楹法約離楹輪即中尺許再貫一無齒輪厚

三寸許另設確白楹架各如前楹左轉者楹南架北右轉則架南楹北各楹皆

然令二楹並列次楹但貫一無齒輪與前楹無齒輪上

下前後均相埒乃以牛皮條闊如輪邊長足周兩輪所

在遙束之良緊一輪隨前楹轉則皮條隨無齒輪移轉

一無齒輪轉則兩無齒輪隨之並轉倍八白爲十六矣

是爲機器一副三牛力足以運之六牛更替每日六時

得藥千斤有奇月除休沐爲二十五日可得三萬斤此

當時試辦情形也夫洋鎗兼用於北省陸營之地而機

器祇宜於海疆近水之區慮運道之維艱甯閉門而自

造必如外洋成法出十萬巨貲備一局機器器仍購自
外洋轉運已難必到卽器到而用器修器之人所不能
到則并器不完是以海疆之機器易設而陸路之機器
不易設用火之機器難設而不用火之機器不難設且
以火乘火亦多意外之虞誠如某所得自滬上者而姑
試之尙不至貽譏於勞費而坐廢於半途簡陋愚衷妄
陳臆說惟俯察之謹上